

云南教育出版社



〔美〕 克莱德·伍兹 著
施惟达 胡华生 译
王彪等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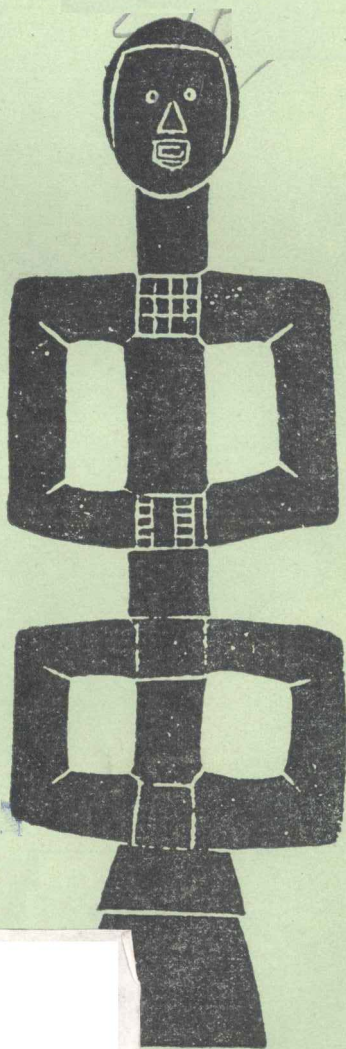
文 化 变 迁



WEN HUA BIAN QIAN
WEN HUA BIAN QIAN



文化变迁



〔美〕 克莱德·伍兹
施惟达 胡华生
王彪等
云南教育出版

责任编辑：史 然

封面设计：鞠洪深

文 化 变 迁

【美】克莱德·伍兹 著

施惟达 胡华生 译

王 彪 等校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90,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5115-0271-5/G·247 定价：1.90 元

译者序

文化变迁，涉及到一个文化模式的创新、发展和变化，是文化人类学中的重要内容，研究文化问题，无不有意无意地碰触到它。但是，把文化变迁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理论探讨，甚或把它列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却是始于近几十年的事。之所以如此，倒还不仅仅是因为早期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本身还比较粗糙，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和深入的分析研究，更由于文化人类学“诞生于人们探索自身之谜的强烈兴趣”，其注意力集中在了解人类如何产生、发展和进步起来，因此理论的核心在诠释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这就产生了文化人类学中最著名的两大学派：进化论学派和传播论学派。然而，随着理论自身的发展，更随着发展的现实的挑战，文化人类学理论不仅要解释历史，更需要面对现在和未来；而且，不仅要帮助落后的民族振兴自己的文化，使人们在世界性的事变中能够奋进自立，而且要指导强盛的民族不断地创建一个更有意义的文化，使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与世界保持协调统一的关系。文化变迁，一个研究文化变迁的原因（动力）、条件、方式、方向、过程的学科分支应运而生。

文化变迁的理论起点是：每一种文化，都处于一种恒常的变迁之中。在欧洲，古罗马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文化，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也不同于中世纪封建主义文化；在美洲，墨西哥的拉

底诺文化不同于原生印第安文化；就是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超稳态结构中的我国古代社会，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其文化的风貌也决不相同。“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是就纵向说。就横向说，每个人并不是其文化或同伴的精确复制。千人一面，无论从生理或心理看都是不可能的。当然，虽然文化总在变迁，但变迁的幅度、快慢、方式、方向、性质等等却是因时因地因条件不同而存在极大差异。如果能具体地掌握其中规律，加以诱导或促进，以减少不必要的历史弯曲，增强人们对变迁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快地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历史限度内的目标，这正显示了人类进步的主动性，也是文化变迁理论的生命力及最终意义之所在。

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正是凭借着一定的文化与他所处的环境相协调统一。不过，随着对人的本性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对文化起源问题的分歧。进化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创造的，正因为人类能够不断地创造，因此一方面他能更好地适应环境，一方面也获得了进化（在生物学意义上是物种进化，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就是文化或文明的进化）。在这里，文化是靠独立的发明或发现创造的。传播论则认为，人的本性是摹仿，文化的产生是摹仿自然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文化起源于最宜产生文化的环境中，如古埃及，就由于那里提供了最适于摹仿的自然对象和条件），而文化的传播则是摹仿其它文化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文化的发展要有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的条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实际也是探讨文化变迁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作者认为，人既是摹仿

者，也是创造者，由于摹仿者与摹仿对象不是处于完全相同的情境中，所以摹仿不可能是精确的照搬或复制，它必然含有创造的因素；创造也绝非凭空所能进行，它常常只是一种已存事物的“偶然性并置”，其中也无疑就有摹仿的因素。正是从此出发，在作者看来，发明（或发现）、借取（或传播）都同样是文化创新的形式。作者给出的文化变迁的总体模式为：环境改变导致了某种新的反应方式，而新的反应方式就要求创新（通过发明或借取的形式），最后当这一创新为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时，就发生了实际的文化变迁。

在这一总体模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把产生变迁的整个基础放置于环境的改变之上，这自然是十分正确的。不过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本身并不纯粹是脱离了人的，正如作者的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这样它本身就是人类的产物。再说人也不是被动地面对环境，应该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被动性会逐渐趋小（当然不会到零）。所以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运用“变化—反应”或“刺激—反应”模式（如行为主义的斯金纳所描述的）。这样的模式无论怎么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改造环境、创造环境的主体能动性的。

随着人类的发展，正如上言，环境中渗透进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第一位的环境改变应该是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其中与不同文化群体的接触（即开放），不管是主动自愿的还是被动强制的，就成了环境改变的重要内容。正由于这种实际，所以作者认为在文化创新中，传播或借取特别重要，毋宁说，这也是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和形式。这里，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

面，借取是以自身文化为本位的，因此借取具有选择性和再解释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借取又导致了文化自身的变迁。其实，这正是文化变迁的辩证过程，即一方面变迁中必然有某种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否则就是文化的断裂或消亡，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连续中必然产生变迁，否则这种文化也由于无法应付环境的挑战而窒息了自身的生命力。文化变迁的辩证性质取决于环境变化的辩证性质，在构成环境的众多因素中，自然的（生态、地理、地质、气候等）环境是最基本和变迁最缓慢的，社会的环境也因具体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特点和方式。因此，环境的变化也是变与不变统一。或许，了解了这点，对于我们前段时间文化研究中的体用问题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所谓为体为用都是一种论者的主观态度和意愿，在实际的文化变迁中，体用是一致的。对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只能根据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包括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和面临的现实问题，来分析哪些是可以和必须抛弃的，哪些是可以和应该继承的，哪些又是可以 and 能够借取的。

在文化变迁中，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是，^①变迁过程从哪里开始，即文化中的哪些部分最容易变迁？有的研究者（如怀特）认为行为的变迁先于信仰的变迁；也有恰恰相反的看法（如韦伯），认为观念系统的变迁是更基本的变迁，只有观念系统特别是其核心的价值观变了，才会产生真正的变迁。当然，还有学者认为潜意识的东西比意识的东西更难以变迁。应该承认，各派的观点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出充分的根据（这些理论也正是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这确实如作者所言，说明了变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一问题的理论解

决或许就象要回答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困难，因为二者常常是相互作用相互包含的。不过，如果换一个层次，从指导性或应用性的变迁研究来讨论问题，即从具体的变迁过程，具体的变迁情境分析入手，可能要比非此即彼的抽象回答要容易一些。作者在指导性变迁中列出了接受一项创新（实际变迁过程）的主要条件（就接受者方面说）：是否有创新要求；是否能在创新中获得实际利益；他们的领导人是否赞成并积极参与创新，等等。这种研究风格似乎和我们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此书虽然篇幅不长，但特点很鲜明，简单地说就是论题的全面性、材料的丰富性和结论的丰富性。作者全面论述了有关文化变迁理论的主要问题，如变迁的一般原理，变迁的动力、条件、方式、方向、过程，以及变迁中的传播、涵化、社区发展等，作者还特别介绍了变迁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都可以使我们对文化变迁这一学科分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再者，这些论述不是空洞的，而是建立在对原有理论的介绍、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建立在文化人类学家们（包括作者自己）的实地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第三，作者在分析研究之后，有自己一个基本的态度和倾向，但并不忙于下最后的结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变迁是一个复杂具体的过程，难以有一个标准的固定模式；另一方面，作者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激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去追求对这一理论作出更深入彻底的理解。这反映了一位科学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

此书在美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作者克莱德·伍兹，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曾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学士、社会医

学硕士和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文化变迁、行为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农民社会。除本书外，还著有《一个危地马拉高地镇区的医疗变迁》一书。

本书第五、六两章及第七章前半部分为胡华生译，其余部分均由我译。绪论及前四章由王彪校，其余部分由我。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错误与疏漏。不妥之处，恳盼读者指正！

施惟达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前 言

对变迁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在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认真说，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尽管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个题目，不管是论文也好，书中的章节也好，情况调查也好，然而把它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来进行广泛论述的却凤毛麟角，尤其是缺乏优秀的预见性理论。这种状态在历史发展的今天特别显得不幸，因为每隔十年，变迁的范围就急剧扩大。人类学及其社会科学家再也不能够被动地停留于简单的变迁影响的研究，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特殊知识和技能，努力缓和世界性的事变，如发展、现代化、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带来的普遍的社会分裂。值得高兴的是这个看法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为了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应该对不同的社区设置(settings)进行更有系统性的、多学科协作的、以及更具理论性的调查，以深入了解变迁的实际历程，进而提出一个预见性的理论。后者的意义在看它能否运用于指导性变迁的设计，使人们在向新的技术、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转化时较为容易。

本书不能填补这一空白，并且这也不是本书的意图。毋宁说，我们旨在通过介绍有关变迁的基本原理、思想、研究状况及学科规范，激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当然更希望变迁研究者鼓起热情，用这些基础知识武装自己，进而依赖深入的资料和个人的经验，对变迁问题作出更彻底的理解。

我自己之所以对变迁研究产生兴趣，是因为本杰明和罗伊斯·保尔把我和我的家人带到危地马拉中西部高地，使我有机会研究现代医疗在阿提特兰湖区的圣·鲁凯斯·托里曼的玛雅印第安社区的推广。在那里工作一年以后，我坚信如果要研究个体和社会的跨时代变迁，那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方。因此一九六九年我又回到那里，在十四个镇区中进行调查研究。本书就包括了那时得到的一些材料。我深深感谢本杰明和保尔介绍我到那个地区，并给了我许多经验之谈。我也要感谢圣·鲁凯斯·托里曼的格雷高利·斯凯夫神父和圣地亚哥阿提特兰的莱蒙·加里神父对我和我的家庭在开初和随后的野外工作期间所给予的无数仁慈的帮助，也感谢帕那查切尔的曼纽尔·克莱士堡·嘉西亚在那些年里的无价的帮助和友谊。我的研究项目也得到了危地马拉有关当局的友好的官方批准。

在国内，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的研究人员给我提供的信息及其它帮助，显然对这一长期的项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人数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但是，对本书的完成来说，几位有关的人特别值得一提：诺位·斯泰因编制了不少调查表的资料；威廉·T·法莱尔从一九六九年到现在独立处理了许多合作项目的材料；此外还有玛戈·李·哈维兹帮助对材料进行了研究，克莱·H·菲尔兹则加工了最后两章里的一部分资料。尤其应感谢玛格丽特·M·基福，她阅读并编辑了本书的手稿，还要感谢本套丛书的编辑亨利·A·西尔比。

克莱德·M·伍兹
于危地马拉帕那查切尔

目 录

译者序	(1)
前言	(7)
绪论	(1)
第一章 人类学的变迁理论	(6)
第二章 变迁历程	(21)
第三章 传播过程	(31)
第四章 涵化	(49)
第五章 指导性变迁	(69)
第六章 社区的发展与现代化	(85)
第七章 危地马拉高地的变迁	(100)
词语简释	(122)

绪 论

人类学大约在两个世纪以前始成为一门科学，从那以后，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逐渐成为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人类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们越来越重视第三世界人民向现代的生活方式转变时所面临的问题，这种趋势有增无减。文化变迁通常被定义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任何变更，不论这种变更是因为内部的发展所引起，或者是由于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而产生。”^① 归因于内部发展的变迁往往追溯到发明或发现，而归因于外部发展或交往的变迁则常常追溯到借取或传播。

今天，大多数人类学家都认为这种变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们有人仍然注意到文化自身具有稳定性，或具有保留传统的趋势。早期的研究表明，某些社会处于一种或多或少有些完美的平衡或稳定的状态，因为其文化的保守主义战胜了变迁的力量。比起较大的、工业化的、都市化的社会来，较小的、封闭的、不发达的社会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却一般都承认，在所有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变迁是一个常数。

文化是人类学中的中心概念。这一概念的最初定义是：“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和其它一切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能力。”^② 这个定

义广泛得足以囊括一切，而这也正是它的基本缺陷——如果文化是一切，那么不管此概念是描述性的还是解释性的，它实际什么意义都没有。现代关于文化的概念大多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因定义者的研究方向和意图有所不同^③。其中，有个简单明瞭的定义是：“文化是习俗的行为模式的整体系统，这是特定社会成员的特征，非生物遗传的结果。”^④换句话说，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代代相传，它被社会的成员所分享，其基本特征因社会不同而异。

如此对文化下定义有明显的描述性的优点，但也存在着两个缺点：首先，这样定义还是太宽，不能当作一个解释性的结构。换言之，例如说美国和法国不同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这并没有解释它们是怎样不同和为何不同。在这样宽泛的意义上，无法对文化进行定量；其次，与前一点密切相关，由于强调文化是有集体特征的行为模式，其中自然包含着一个同质的假定。即，如果它推测人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文化，那么结果必然肯定人们或多或少是其文化的精确复制品——千人一面。^⑤在这个意义上，行为、态度和信仰的个体差异性都会被而且已经被极大地忽略了。然而你只要反观一下自身就会明白，你并非你的文化，甚至也不是你的潜文化，你的同伴们的镜子般的复制。

沃德·古迪纳夫率先尝试解决这些定义上的困难。^⑥他指出，人类学家及其它人模糊了“作为行为模式的文化”

(Culture as patterns of behavior) 与“提供行为模式的文化”(Culture as patterns for behavior) 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并经常在混淆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实际上前者指生活方式，后者则为生活方式提供模型。所谓“文化系统

一方面可被看作是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却是进一步活动的给定基础，”^⑦ 这个普遍流行的说法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混淆。分析了问题之后，古迪纳夫认为最好把文化概念看作一种心理结构 (mental construct)，——一种认知图式。它为个体在各种境遇中的行为提供适当的准则。这些“准则”的一部分是个体独特的，一部分是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所共有的，一部分则是绝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⑧ 绝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准则成为群体的行为模式，并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所以文化是分享的，但并非全部如此。这样就能重新认识个体的差异性。

由此看来，文化变迁包括这些准则和它们所规定的相关行为的变迁。这两者都能运用对人类学家极有价值的标准化技术加以测量。这样思考也强调变迁的真正的单位——个体。当然，人类学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个体是变迁的基本分子，尽管许多人在相对抽象的文化术语的解释中往往忽略这一点。本书中引到的大多数论著都表明了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将在上述两个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记住二者之间的区别。作为概念，文化一直被用于描述 (describe) 行为和规范 (prescribe) 行为，后者有解释性质，前者则没有。

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是同一发展过程的重要部分，但如果必要，也能从概念上区别开来。文化可以界定为生活的规范，社会指遵守这些规范的人的有组织的聚合体，社会制度指社会的互动模式。社会变迁就是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如种族关系结构的变化，阶级差别的消除，或是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更。但要注意这些改变必然伴随着文化变

迁。例如，堕胎、计划生育、男女双方的工作平等和非法婚姻(文化变迁)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就将产生较小和较不持久的家庭。这种家庭以成人中心而不是以孩子为中心(社会变迁)。

因为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是如此紧密地关连着，所以它们之间的区别常被忽略。因此，我们在本书中也将简单地称之为社会文化变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区别是无用的。二者明显地相互影响，而且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无论哪一方面变迁的相对迟缓都会产生分裂的作用。^①

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是：对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有关文献进行历史的和逻辑的介绍。第一章论述人类对变迁问题兴趣的产生和发展，这样可以使后面的材料放置于一个适当的历史背景中。第二章探讨了文化变迁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及其发生的基本历程。第三章特别集中于引起变迁的最普遍原因——借取和传播。第四章主要说明文化传统在涵化过程中的分化，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第五章考察了通常的指导性或应用性变迁中的特殊问题和方法。

最后两章关注于涉及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头等重要的手段和问题。首先，循着对人类学家们如何深入进行变迁研究的主要线索，勾勒出变迁的基本幅度。其中，集中于一特定的区域以揭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动力，并进一步弄清变迁的一般历程。

注 释

①路易斯·S·斯宾德、乔治·D·斯宾德：《文化变迁》
(Louise S. Spindle and George D. Spindle, "Culture

Change”)。

②爱德华·B·泰勒：《原始文化》(Edward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③阿尔弗雷德·L·克罗伯、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有关论著中总结出文化概念的500种不同用法。参见其《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检讨》(Alfred L.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④亚当森·霍拜尔：《文化人类学：人的研究》(E. Adamson Hoebel, “Anthropology: The Study of Man”)。

⑤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同质假说”(“homogeneity postulate”)的运用。参见露丝·比尼迪克特：《文化模式》(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⑥参见沃德·H·古迪纳夫：《文化进化批评》(Ward H. Goodenough, “Comment on Cultural Evolution”)。

⑦见注③。

⑧古迪纳夫把这些不同部分区别为私有的(private)、合作的(operational)、和公共的(public)。

⑨例如，参见克利夫德·基兹：《仪式变迁和社会变迁——爪哇土著考察》(Clifford Geertz, “Ritual and Social Change: A Javanese Example”)、依沃·Z·沃格特：《文化人类学中的结构和历程概念》(Evon Z. Vogt, “On the Concepts of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